

在臺日人之基隆書寫——

以《基隆港》收錄之日人漢詩為觀察場域ⁱ

賴恆毅ⁱⁱ

摘要

若要建構完整的臺灣古典文學史，那麼殖民時期在臺日人的漢詩文則不容被忽視，目前學界的研究趨向，多呈現在臺日人的別集研究，至於集中在某一對象或區域，且由日人所選編的「選集」則較為少見，也鮮少受到關注。長期寓居基隆的日人石坂莊作，於大正六年（1917）10月出版基隆首部志書——《基隆港》，附錄收集六十餘首以「基隆」為主題的漢詩，就形式上來看應可視為基隆漢詩的「選集」。除去清代作品，其餘均出自當時日臺官紳之手，又以日人作品為多，共有四十餘首，作者包括尾崎秀真、兒玉源太郎、小松吉久、小野真盛、山口透、中瀨秀、永井完久、白莊司芳之助、伊藤貞次郎、伊藤賢道、安江正直、神谷由道、鈴村讓、鷹取田一郎等十餘人，身分涵蓋臺灣總督、官員、地方行政人員、記者、學者等，詩作內容或讚基隆港之興築，或表仙洞、社寮島之景貌，或抒羈旅基隆之雜感，呈現多樣化的面貌。大抵以基隆港為核心，擴及附近著名景觀或描繪在地之生活起居。是以，在統治者有計畫的開發下，基隆港／市不管在位階、或城市機能上均大幅的提升，呈現了不同於以往的面貌，而作為島都的交通樞紐，強烈的地方特色，讓在地住民深感榮耀。本文將以石坂莊作選錄的日人漢詩為對象，試圖從中勾勒出當時基隆的生活樣貌與港都景觀，並進一步探索他們對基隆

ⁱ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建議，指出本文若干盲點，在此特致謝忱。

ⁱⁱ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

的「在地感受」。

關鍵字：日治時期、在臺日人、基隆港、漢詩

The study of Sinology Poem in Keelung from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y period of Taiwan: Based upon Observations on “Keelung Harbor” which collected Sinology Poems from Japanese.

Lai, Heng-Yi

Abstract

If you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the structure of classical Taiwan literature history entirely, then the Sinology Poem from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y period of Taiwan is not allow to ignore. The current way of research in academic circles, most to show the research of familiar essays of Japanese in Taiwan, as for concentrating on some particular target or area, and edited by Japanese so called a “Selections” was barely shown and got attention. Mr. 石坂莊作, who is a Japanese had lived his live for a long time in Keelung, in the first Keelung history book “Keelung Harbor” which published by him, the appendix had collected over 60 of Sinology Poems in a theme of Keelung,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Selection” of Sinology Poem in Keelung. Besides the poems of Ching Dynasty, the rest were coming from current Japanese and Taiwan government officers, especially from Japanese, the amount were over 40 poems. Included Mr. 尾崎秀真、兒玉源太郎、小松吉久、小野真盛、山口透、中瀬秀、永井完久、白莊司芳之助、伊藤貞次郎、伊藤賢道、安江正直、神谷由道、鈴村讓、鷹取田一郎 etc, their identities contained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central officers, journalists, scholars etc. The descriptions of Keelung from them had shown various observations from

different eyes. However,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plan from the ruler, Keelung had shown different face than before as long as the class or the city function promoted in a very high progress, the image of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city had come to a strong characteristic of local city, which made citizens feel so proud. In this essay, the Japanese Sinology Poem Selection of 石坂莊作 would try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civilians and the view of Keelung Harbor, then to discover their “local feeling” to Keelung.

Key Word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Japanese in Taiwan, Keelung Harbor, Sinology Poem

一、前言

在臺灣古典文學史的範疇中，日本殖民時期在臺日人的漢詩文作品是相當重要的部分，相對於當時的臺灣傳統漢文來講，學界投注的程度較少，成果也較為有限。近年來透過林美容、黃美娥、廖振富、江寶釵等學者的努力，將一些在臺日人的漢詩文作品呈現出多元的面貌，如林美容留意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對臺灣風俗的紀錄¹、以及對臺、閩的跨文化書寫²等；黃美娥關心臺日之間漢文跨界流動下的「同文」想像³；廖振富則鎖定中村櫻溪，對其作品進行文學性的考述⁴；而江寶釵則與聚焦在日人漢文書寫下的東臺灣印象⁵。相關成果當然並不僅限於此，其他領域學者的努力亦有目共睹，這些研究在在顯示在臺日人創作群的重要性，而為了要彰顯臺灣文學的完整性，此一區塊的研究更是不容忽視。但由於在臺日人的文獻資料仍陸續被發掘，目前多呈現個別性的別集研究，主題性、綜合性的探討較為少見。然而若有專注之對象、範圍的「選集」出現，則是否呈現出另一番面貌呢？

長期寓居基隆的日人石坂莊作，於大正六年（1917）10月出版基隆首部志書——《基隆港》⁶，附錄收集以「基隆」為主題的漢詩六十餘首，并漢文〈觀瀾亭記〉

¹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3（2004.9），頁 7-23。

² 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文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成果發表會》（臺中：中興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09.10.20）。

³ 如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2009.6），頁 1-27；〈帝國漢文的跨界移動與交錯——日人佐倉孫三的「同文」想像與實踐〉，《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2009.12.19-20）；〈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新竹：臺灣清華大學，2006.10.26-28）。

⁴ 廖振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旅居書寫〉，《東亞移動敘事——帝國·女性·族群國際研討會》（臺中：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2008.11.8-9）；〈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2009.12.19-20）。

⁵ 江寶釵，〈處女守閨的原始時代？論日人漢文書寫所反映的花東印象（1895-1945）〉，《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2），頁 215-242。

⁶ 石坂莊作，《基隆港》，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大正六年（1917年）十月之第三版。目前《基隆

一篇，就形式上來看可視為基隆漢詩文的「選集」。詩作部分除去清代作品，其餘均出自當時日臺官紳之手，又以日人作品為多，數量達四十六首，包括尾崎秀真、兒玉源太郎、小松吉久、小野真盛、山口透、中瀨秀、永井完久、白莊司芳之助、伊藤貞次郎、伊藤賢道、安江正直、神谷由道、鈴村讓、鷹取田一郎等十餘人，身分涵蓋臺灣總督、官員、地方行政人員、記者、學者。作品內容或讚基隆港之興築，或表仙洞、社寮島之景貌，或抒羈旅基隆之雜感，呈現多樣化的面貌，大抵以基隆港為核心，擴及附近著名景觀或描繪在地之生活起居。我們知道在統治者有計畫的開發下，基隆不管在位階、或城市機能上均大幅的提升，呈現了不同於以往的面貌，而作為島都的交通樞紐，強烈的地方特色，讓在地住民深感榮耀。本文將以石坂莊作選錄的日人漢詩（文）為對象⁷，輔以同時期之報刊作品，試圖從中勾勒出當時基隆的生活樣貌與港都景觀，並進一步探索他們對基隆的「在地感受」。

港》知見之版本，共有五個版本，初版在大正五年（1916）五月二十三日出刊，因廣受好評，於六月一日發行二版。這兩個版本僅十三頁，為簡介的手冊形式，並無收錄相關基隆漢詩。第三版則費心收集大量的文獻，將時間推進至上古時期，從歷史、地理、氣象，乃至於農林水產、教育、交通等種種面向，將基隆一地的發展狀況詳盡說明，全書達十七章，共 233 頁，於大正六年（1917）十月二十六日出版發行，此版除篇幅擴增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後的「雜纂」部分，選錄了為數不少的基隆漢詩、和歌，篇名為「基隆を詠める古今の漢詩、和歌」。由是，本文所討論的漢詩以第三版載錄之作家作品為主。另外，第四版於同年（1917）十一月五日出版；第五版則於次年（1918）三月十日刊行。按，後二版本之「基隆を詠める古今の漢詩、和歌」均與第三版如出一轍，顧及時間順序與代表性，本文所採用之版本為大正六年（1917 年）十月出版之第三版。

⁷ 筆者按，漢文作品〈觀瀾亭記〉出自日人永井完久之手，內容亦為基隆港書寫，因此本文將併同討論，並列入文末之作品一覽表之「第 47 則」，以供參酌。

二、石坂莊作與「基隆漢詩書寫」之作者群

《基隆港》作為首部的基隆志書，編著者石坂莊作當然與本地有深刻的淵源，明治三年（1870）在群馬縣出生，年少時曾有漢學的根底，二十一歲時投身軍旅，歷經甲午戰爭，遠征中國東北、朝鮮等地，明治二十九年（1896）隨軍隊來臺，兩年後離開軍職，轉至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總社會計主任，與文壇菁英、當局政要有良好互動，明治三十三年（1900）前往基隆擔任特派員，並負責經銷事務，遂因此長久寓居基隆，直至昭和十五年（1940）辭世，在基隆的生活長達四十年⁸。

石坂氏半生的時間都在基隆活躍，畢生成就也都在基隆，除擔任報社特派之外，平時經營商店代理專賣商品，行有餘力，留心地方文史與社教，在個人著作方面，包含《基隆港》、《臺島踏查實記》等十五種著作⁹，其中，涵蓋文獻史料、碑文、教育、圖書管理、人物傳記、商業經營等，範圍多元而內容踏實。在社教方面，則創設基隆夜學校、石坂文庫等社教機構，對於在地文化作出了相當重大的貢獻。種種成績，不管人力或物力，乃囿於石坂氏努力經營奔走所得來，可知其在地方，是相當具有實力且深刻的。

至於載錄於《基隆港》書後之日人漢詩作者，則包括小松吉久、尾崎秀真等十四人，收錄作品凡四十三首，而十五年後的昭和七年（1932），石坂莊作另出版了《おらか基隆港》¹⁰一書，文後亦收有相關漢詩，但數量較《基隆港》為少，其日人漢詩部分經比對去除重複者，僅多田讓山、久保天隨、伊藤大器等三位作家共三首作品，為顧及論述的完整性，本文亦將上述三人，以及漢文作品〈觀瀾亭記〉納入討論。由是，本文所討論之基隆漢詩（文）作品，凡十八家、四十七

⁸ 陳青松，《日治時期臺灣社教文化的先驅——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06.5）。

⁹ 關於石坂莊作之著作統計，參考陳青松《日治時期臺灣社教文化的先驅——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同註7，頁84。

¹⁰ 石坂莊作《おらか基隆港》，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昭和七年（1932）三月。

篇作品（包括一篇漢文作品）。至於其身份及相關行跡，限於學力，初步整理為下列表格：

表一：石坂莊作《基隆港》、《おらか基隆港》日人一覽（按照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姓名	字號	在臺經歷
久保天隨	久保得二，天隨為其號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
小松吉久	天籟、孤松	玉山吟社社員、南雅社社員。任職於法務課，曾任臺北監獄長、彰化廳長等職，大正五年（1916）時任宜蘭廳長。大正九年（1920）退休，轉入實業界發展，任職臺灣炭業株式會社社長、朝日製糖株式會社社長、臺灣電氣興業宜蘭殖產中壢軌道株式會社董事、任職日本拓殖株式會社董事，同時也任職總督府評議會員、社團法人臺灣鑛業會長，寓臺時間長達數十年 ¹¹ 。
小野真盛	西洲	臺南檢察局通譯、臺南高等法院通譯、《語苑》執筆人。
山口透	東軒	玉山吟社社員，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任臺灣神社宮司，寓臺至昭和十二年（1937）。
中瀨秀	原名中瀨秀次郎，號溫岳	玉山吟社社員，明治二十九年（1896）任臺北縣知事官房屬官，三十三年（1900）任臺北縣文書課屬官。
永井完久	秋瓷	新竹辦務署長，著有《夢哉空也樓唱和集》，常與新竹地區文人如櫻井勉、王石鵬、黃瑞軒等人吟詠。
田讓山	原名田健次郎，讓山為其號	臺灣第八任總督。
白莊司芳之助	孤山	大正五年（1916），時任大阪商船基隆支店長 ¹² 。
伊藤大器	未詳	未詳
伊藤貞次郎	暘谷	來臺宦遊，著有《劍潭餘光》，與山口透、館森鴻等交好。
伊藤賢道	壺溪	瀛社社員、南雅社社員。曾任《臺灣日日新報》編輯。

¹¹ 參考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校訂，《臺灣史料網文》下卷（東京：成文堂，1989.3），頁358—359。

¹² 參考吳子政，《日治時期臺灣倉儲與米出口運輸體系之探討》（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7）。

安江正直	五溪	明治三十三年（1900）任臺南縣知事官房屬官。明治四十年（1907）受命於總督府，負責臺灣建築史之史料調查工作 ¹³ 。
尾崎秀真	尾崎古村，名秀真，字白水，又號白水真人	明治三十五年（1902）至《臺灣日日新報》擔任主筆。
兒玉源太郎	藤園	臺灣第四任總督
神谷由道	未詳	領臺以來即在總督府財務局任職，兼任過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事務委員，明治四十三年（1910）8月31日至大正三年（1914）擔任總督府內「阿里山作業所」庶務課事務官；五年（1916）退職仍住臺北。其人喜藝文，是當時重要的「文物收藏家」。
鈴村讓	字實侯，號串宇、串雨、南島逸士	明治三十四年（1901）來臺，曾任職臺灣神社主典、臺南御遺跡所主任、臺北稻荷神社社掌兼吉野神社社掌、谷田神社社掌、林田神社社掌。並多方搜羅臺灣方志，共得八種，於大正十一年（1922），合輯為《臺灣全誌》。
鷹取田一郎	岳陽	任官於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曾編纂《臺灣列紳傳》。
猪口安喜	鳳庵	南雅社社員，曾任職於基隆租稅檢查所警部。

楊永彬指出，殖民時期曾發表漢詩作品的日人，其身份類別，除總督府的行政官或地方首長外，大致上「以官廳吏員為數最多，記者、教師、法官出現之頻率亦大，其餘則醫生、和尚、軍官、警察、神職人員、實業家等。」¹⁴對照上開作家身份，誠然如是，其多半從事文化編輯、或史料調查等事業，閒暇時或銜觴賦詩，或鳩集吟會，不僅同為當時漢詩創作的來源，也掌握了漢文壇的發言權。至於輯錄這些漢詩的石坂莊作，上文提及他與臺灣日日新報社亦頗有淵源，除於基隆特派外，早年也曾於總社擔任會計，自然與前列之人士有所往來，也屬於漢文寫作的社群之一。石坂與他們之

¹³ 參考陳翼漢，〈歷史與文化資產之於「過去」〉，《博物館學季刊》18（2004.4），頁82。

¹⁴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2000.8），頁115。

間的關係網絡，亦可從下面的例子看出部分端倪。

大正十一年（1922），總督田健次郎，為弘揚治理臺灣是「朝廷二十餘年善政」¹⁵，計畫編纂「新臺灣史」，遂於總督府設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展開一連串的工作。根據訓令第一〇一號，該委員會設置委員長一人及委員若干人，並置評議員與編纂顧問若干人，由總督從府內高等職員或民間人士中，任命或委託適當人選，¹⁶最後遴選出六十七位委員、二十一位顧問，構成了橫跨官、民、日、臺，擁有八十八人的龐大編制。在這樣的場域裡，石坂莊作、猪口安喜、鈴村讓、小松吉久、山口透等人獲選為編輯顧問，而尾崎秀真、鷹取田一郎則擔任該會之編輯委員¹⁷。姑且不論「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運作成效，單就人際的網絡來看，可了解石坂與上述人士，實有密切且友好的關係。至於其他未在「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一起共事的日籍作家，除白莊司芳之助是基隆在地商行的店長，以及伊藤大器相關資料目前未詳之外，其餘概屬臺北文化界的成員，與石坂莊作亦屬熟識。

大抵，石坂莊作與這些日人作家，平時在工作上就有所交集，而閒暇時更是唱和、往來的文友，而這批通曉漢學的日本儒士，僅是當時日籍漢文人龐大社群的一小部分¹⁸，透過「漢文」這個最大公約數，來進行一場無聲的文化改造。是以，由日人所輯錄的日人書寫，其內容觀察的角度想必是上位者的眼光，但細讀之下仍可察覺到，臺灣作為他們新附地域的諸多複雜情感，或是國土建設的殷切期盼，或是異鄉迴異之人情風土等等，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感受，不應該僅以過客遊宦的單一框架視之，而是可以有更寬容的視域來予以理解。至於在實際的討論層面上，由於作品多集中呈現殖民改造下的基隆港，所以將先集中觀察，繼而，以其他作品來分析基隆——作為交通樞紐的特殊性質。

¹⁵ 同註 10，頁 366。

¹⁶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二）（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11），頁 705。

¹⁷ 同註 10，頁 341-349。

¹⁸ 根據楊永彬的統計，1896 年 6 月—1989 年 4 月間在臺發表詩作的日人，約有 200 人左右。同註 14，頁 115。

三、「夷海移山奪化工」：日治現代化的基隆港

基隆，舊名「雞籠」，無論指稱山形狀似雞籠，或當地原民凱達格蘭（ketagalan）族之族社名稱，皆出於原始直觀的指謂。約在乾嘉年間，積極的人文活動始進入基隆，當時崁仔頂一帶已經形成漢人市街¹⁹。而除漁業資源外，基隆也蘊藏豐富礦源，因此屢受西方勢力的覬覦，清中葉後，接踵而來的戰事，逐步開放的通商口岸，遂也讓清廷體認到雞籠的重要性，予以投注具體建設並提升行政地位。光緒元年（1875）增設臺北府，原淡水廳則陞為縣，雞籠取「基地昌隆」之意，易名為「基隆」，增設臺北分府通判，專司煤務之稽查管束。光緒十三年（1887），巡撫劉銘傳鑑於商務、海防、交通等需要，開闢基隆臺北間的鐵路，以及大舉擴充基隆的港口功能。次年基隆獨立成廳，享有更完整的資源挹注，劉銘傳也購置兩艘汽船，往來於臺灣到廈門、福州，或臺灣到南洋、呂宋之間。不過，隨後因主事者的去職，築港和鐵路工程宣告停止。儘管如此，短短幾年間，基隆已從邊陲不受重視的荒僻漁村，成為重要的商業交通要津。這點，可從光緒十七年（1891）歲末來臺的池志澂得到證明，其《全臺遊記》：「雞籠三面皆山，北面臨海。山疊而雄，水綠而淡。……小划數十，望輪爭飛，……洋樓客棧，闐闐諠譁，亦一熱鬧口岸也。」²⁰寬闊宏敞的港口，有「南洋第一扼要」的美稱，臺灣的門戶形象儼然成形，不過，具體的規模則待之日本來完成。

日領之後，統治者橫向移植西方現代化的殖民技術，欲建構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殖民地，遂而進行一連串的革新。以其精密的科學調查，重新規劃市

¹⁹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7），頁32。

²⁰ 池志澂，《全臺遊記》，收入《台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89種，臺灣銀行，1960），頁3-4。。

街，改善衛生防疫，從而有效的掌握臺灣。而基隆早是交通的樞紐，且與母國距離接近，為兩地往來的孔道，從首任總督接收臺灣時，即對基隆作出定位，樺山資紀在對參謀總長的意見書上提到：「除了基隆之外，港灣均狹隘，安全的泊錨地只能供小船三、四艘碇泊而已。……獨基隆港地勢稍偏北，交通雖感不便卻是本島唯一良港，……若加以修築終將成為全島之一良港。日下急務乃是修築該港，施加浚渫、建築防波堤。」²¹，經政府審議後，決採納其說，撥出十萬日圓作為縱貫鐵道與基隆築港之經費。縱貫西部臺灣的鐵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完成通車，而基隆港的築港工程，因應實際的需要而進行了數次，工期幾乎跨越了整個日本統治時期²²。不過約莫第二次築港工程完工後，港口的機能已具規模，往後工程多為擴充、整頓。與清末時相比，基隆的港市風貌更勝以往，不僅航運與貿易貨物均在此出入，同時也是水產漁業的重鎮，可謂當時臺灣最重要的港口，貿易額是全島的一半，全日本的第六位，與長崎港不相上下²³。

規模底定後的基隆港，可謂臺灣總督府的驕傲，當日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曾此來視察，將仙洞潮檢所²⁴命名為「觀瀾亭」²⁵，此處乃觀看基隆港內、外港景致的絕佳觀賞處，後藤至此登亭休憩，觀覽港景好不快樂。永井完久將此一事蹟撰為〈觀瀾亭記〉，文中將港口風貌具體陳述，天清雲開之時則「蒼波千里、浩蕩無際，汽船之來去，漁舟之出沒，皆收於一覽之下，不異展一幅畫圖，令人為之快絕。」；至於狂風驟雨的惡劣氣候，則是「猛雨烈風，習習不歇，風濤嶮惡，萬雷

²¹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部編，《基隆築港誌》（臨時臺灣總督府工部，1914），頁 31-32。

²² 根據呂月娥之說，築港時程共分為四次主要工程及一次追加工程，分別是第一期築港工程（1899—1906），闢建臺日之間往來交通的初期設備。第二期築港工程（1906—1912），因應殖民的產業發展，增建、填埋港口，及運河開闢工程。第二期追加工程（1912—1928），因縱貫鐵路開通，以及臺日貨運成長，大舉增設與改建碼頭工程，並正式取代淡水港。第三期築港工程（1929—1935），主要為增加船席，浚深航道等工程，並將港務、航運、關稅等機關集中於新建之海港大樓。第四期（1936—1944），修築外港的深水防波堤，但因戰爭迫近而停止。《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1.7），頁 6-7。

²³ 同註 22，頁 3-49-50。

²⁴ 同註 22，頁 3-10。

²⁵ 永井完久，〈觀瀾亭記〉：「……適後藤棲霞公來視築港，登亭少憩，顧而樂之，遂命名曰觀瀾亭。殆亦取仲尼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意乎。」同註 6，頁 193。

怒轟，崖崩山震，舟楫不利，壯則壯矣，而觀者莫不膽為之懾、神為之沮，其危機則又不可測也。」²⁶波瀾壯闊之景觀視野，在永井完久的眼中，應該可與洞庭湖媲美，所以採取的書寫筆法，頗似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過雖然文氣相似，但全臺最大、全日本第六的港口風光，隨著陰晴變化的景致，復以在地的親近，或許要比洞庭湖更能讓人感受到震撼。

基隆港是當時頗為浩大之工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極為可觀，可以說是人定勝天的具體實證，伊藤賢道〈基隆築港〉即云：「夷海移山奪化工，港中穩泊幾艤艫。五洲灌輸文明利，不數龍門禹鑿功。」²⁷移山填海的現代港灣，擔負起貿易往來的經濟命脈，繁忙的航運顯示基津的不可替代性，貨品的出口，或是旅客的流動，代表著資本的熱絡與移動的便利，如神谷由道筆下的基隆港，大小船隻滿佈港內，市街熱鬧喧嘩，這個「南瀛吞吐門」的繁華可見一斑：

大小海旗檣上翻。通街人馬往來繁。土泥成炭地中富。砂礫化金岩角尊。

解纜輪船若山動。連車軌道見龍奔。轉輸朝夕水交陸。即是南瀛吞吐門。²⁸

然而，這個殖民地的玄關，除了商業運輸的功能之外，在帝國擴張的計畫中，也負有軍事戰略的吃重角色，有所謂「圖南第一津」²⁹之稱，是殖民者眼中是南進政策的根據地。事實上，在計畫建構基隆港之初，港口周邊已有相關軍事基地予以配屬，如在獅球嶺設陸軍兵營，二沙灣、三沙灣作為陸軍補給廠，成立基隆要塞司令部等等，顯示基隆港軍事防務的色彩極為濃厚，這樣的國策，負責官方傳媒的尾崎秀真，自然也就把握住這樣的定位，說道：「築港工成面目新，彎頭鑿破碧

²⁶ 永井完久，〈觀瀾亭記〉，同註6，頁193。

²⁷ 伊藤賢道，〈基隆築港〉，同註6，頁187。

²⁸ 神谷由道，〈基隆港〉，同註6，頁182。

²⁹ 總督安東貞美為第三版《基隆港》題下了「圖南第一津要」的字樣。

嶙峋。廿年事業真堪喜，開得圖南第一津。」³⁰詩中傳遞出築港工程落成的期盼與喜悅，更化用了安東貞美總督為石坂莊作《基隆港》的題字，也彰顯了其作為官方媒體人的角色扮演。

從而可以覘之，官方打造基隆的用心與積極，不僅形塑出基隆獨特的地理景觀，港口區位的特徵更是深植人心。由是，基隆「從海防到港口吞吐，成為重要的標誌，並為當地住民所認可。」³¹基隆，與在地住民的生活形成同步脈動，遂有在臺日人石坂氏編纂基隆首部志書《基隆港》，除紀錄基隆的過往點滴之外，更透過蒐集文學作品來凝聚基隆的形象，凸顯地方價值。

四、離岸、上岸：流動性格的基隆港

基隆，當日臺灣最大的港口，「地處太平洋上，北通日本內地，南通南洋群島，東通美洲，西通中華歐洲等，且與廈門香港相隣接，實為世界航路之要津，通商貿易之市場。」³²事實上，在領臺之後（明治二十九年，1896），日本為了加強對臺灣的聯繫，由總督府出資六萬日圓，協助「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首先開闢神戶、基隆之間的定期航線，幾年後則加入了「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擴充運量，並增闢臺灣本島各港口的沿岸航路³³。而根據《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在 1898（明治三十一年）至 1942 年（昭和十七年）間，搭乘日臺定期航線的人數，從初期的萬餘人，到後期超過十萬人，平均落在五至六萬人之間，基隆吞吐的旅客，數量尤為可觀³⁴。

³⁰ 尾崎秀真，〈基隆雜誌〉，同註 6，頁 189-190。

³¹ 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2（2008.12），頁 168。

³² 簡萬火：《基隆誌·序》（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8.5 印刷、8 月 8 日發行），頁 6。

³³ 同註 22，頁 2-25。

³⁴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12），頁 150，153-156。

是以，海與陸的交接，象徵著流動的性質，憑藉著「港口」這個渠道與載體，離去與歸來，人們在此移動出入，伴隨著悲歡離合的情感，豐富了「港口」的內涵，立體化了流動的性格，更內化成基隆的特殊人文景觀。潮來潮往，解纜、靠岸，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基地多雨，自然的氣候變化，人們彷彿也感染了離情，為之不捨：所謂「港頭日夜來去潮，無限旅愁魂欲銷。為灑人間離別淚，一年多半雨瀟瀟。」³⁵；又如：「海驛今朝雨，瀟瀟離思催。一帆天外去，佇望且徘徊。」³⁶基隆港作為特殊地景，既是實用空間（pragmatic），又是感知空間（perceptual space），空間的阻隔，心理的懸念，聚則喜，別則哀，帶給人們強烈的情緒起伏，所以別後尚且在渡頭佇立、眺望，無不期盼下一刻就是歸來時，鷹取田一郎〈雞籠竹枝詞〉：

六首之五

西風吹醉送君歸，楊柳渡頭空夕暉。更上一層樓悵望，天邊惟有白帆飛。

六首之六

相逢欲語十年思，佇望伊人水一涯。聞說船來前岬在，恨多曉霧未開時。³⁷

舊時灞橋送別，折柳相贈，今日基津無柳可折，卻依然是使人哀愁的銷魂處，鈴村讓乾脆稱基隆港為「銷魂港」：

逢則相嬉別則悲，人心隨物幾遷移。基隆可改銷魂港，送往迎來皆至茲。³⁸

³⁵ 尾崎秀真，〈基隆雜誌〉，同註6，頁189-190。

³⁶ 尾崎秀真，〈基隆送別〉之二，同註6，頁190。

³⁷ 鷹取田一郎，〈雞籠竹枝詞〉，同註6，頁185。

³⁸ 鈴村讓，〈基隆即事〉，同註6，頁184。詩後自註：「天寶遺事云：長安灞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人呼為銷魂橋。」

時空遞變，在不變的真摯情感中，更見港口聯結異域交通的「中繼」特質，就如伊藤大器的詩句：「朝迎異域風流客，夕送他鄉傲放人。」³⁹，朝夕之間，各方來去已如咫尺，頻繁的送別，幾乎天天都在上演，儼然成為日常的生活經驗：「港頭送歸客，悵望去來波。不厭南中苦，只厭別離多。」⁴⁰。

不過，有人「離岸」當然就有人「上岸」，海上漫長的航程即將結束時，映入眼簾的是位於航道上的基隆嶼，次而港口周遭的層巒疊翠，如小松吉久的〈船到基隆〉：

杙峯依舊好風標，揖立還如故友邀。客子星星雙鬢影，一年幾映海門潮。⁴¹
詩中視為地標的「杙峯」，就是佇立在基隆港外東北方大約六公里處的雞籠嶼（或稱基隆嶼），《淡水廳志》早有記載：「雞籠嶼在治東北二百五十里。……。屬大雞籠山之北，相隔不遠，端圓尖秀，屹立海中。以象形名，大加蠟堡望之可見。其西南二十里許曰桶盤嶼，可泊巨艦，為雞籠港關鎖。」⁴²這面積僅 0.24 平方公里，高度約 182 公尺，四面皆為斷崖的火山岩島嶼，為何會這麼讓人印象深刻？也許我們可以從尾崎秀真的〈入基隆〉來進行理解：「解纜秋風赤馬關，安瀾三日夢魂閒。月光西墮天將曉，忽見雞籠一角山。」⁴³從日本的赤馬關市⁴⁴出發，在平遠的海平面上航行三日之後，眼底忽而闖入了這一座突出海平面且陡峭的島嶼，島上綠色植物，搭配蔚藍的天際，矗立在海上，更顯得氣勢雄偉，而見到了這座島嶼，目的地基隆港也即將到達了。就往來日臺的旅者而言，基隆嶼的象徵意義遠超越其本身的自然意義，也難怪小松吉久不只視其為地標，更認為是相知許久的故友。

³⁹ 伊藤大器，〈基隆港〉，同註 6，頁 97。

⁴⁰ 尾崎秀真，〈基隆送別〉之一，同註 6，頁 190。

⁴¹ 小松吉久，〈船到基隆〉，同註 6，頁 181。

⁴²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 15 種，宗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 33。

⁴³ 尾崎秀真，〈入基隆〉，同註 6，頁 189。

⁴⁴ 按，赤馬關市即日清戰後之簽約地，位於山口縣，亦有「赤間關」、「馬關」之別名。

經過了基隆嶼之後，靠抵港口就是異鄉生活的開始，當時日人來臺多半是政府派任。羈旅之情形諸詩句，時而可見惆悵落寞，然而能至海外殖民地一展長才，實現自我，相較之下，還是可以支撐意志，讓人振奮精神，如臺灣第八任總督田健次郎，其〈赴任臺灣船入雞籠有感〉：

星槎萬里浪萃馮，喜見南洲曉日溫。欲使黎元霑聖澤，至誠一貫答君恩。⁴⁵

顛簸勞頓在抵達臺灣後一掃而空，支持他的不是別的，正是報答皇恩的至誠之心，身負教化臺民的重責大任，這小小的疲累自然不足掛齒。又如安江正直〈雞籠秋感〉：「欲向南瀛賦遠遊，雞籠山下晚維舟。重簾寒動千家雨，積水涼浮萬里秋。久病為拋憂國志，微官空抱濟時籌。慨然倚劍一回首，落日蒼煙繞戍樓。」⁴⁶經世之心勝抵孱弱病體，然而時過近廿載，再怎麼強大的意志也將消沈，在石坂莊作《基隆港》收錄的同題作品卻見到倦鳥思鄉的渴望：

幾載南荒已倦遊，又逢搖落獨登樓。重簾寒動千家雨，積水涼浮萬里秋。

歷劫山川揮熱淚，飄蓬官迹尚征愁。西風悵觸歸心切，目斷天邊破浪舟。⁴⁷

異鄉的愁緒被西風所觸動，急切的歸心卻無法跟隨天邊遠去的船隻，讓人感受到多麼的悲涼。類似的小野真盛〈基隆驛前即事〉：「驛外羈留笠戶丸，游牛嬉鳥驛頭看。舟人說道歸鄉易，一夜能過玄海灘。」⁴⁸基隆驛前泊著六千噸級的笠戶丸，能搭載五百餘人往來門司、基隆⁴⁹，比起從前三千噸級的搖晃與緩慢，現今

⁴⁵ 田讓山，〈赴任臺灣船入雞籠有感〉，同註9，頁92。

⁴⁶ 安江正直，〈雞籠秋感〉，《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文苑」欄，1898/10/30。

⁴⁷ 安江正直，〈雞籠秋感〉，同註6，頁185。

⁴⁸ 小野真盛，〈基隆驛前即事〉，同註6，頁189。

⁴⁹ 參考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同註34，頁141。

一夜就能到達九州，不僅便捷也平穩許多，但這樣卻無法讓詩人的心有所安頓，在平鋪直敘的詩句背後，更顯言盡而意無窮的餘韻。

總的來說，港口是聚散離合之處，在帝國改造下的基隆港，日日夜夜不停往來的輪船，形形色色的人出入，陰鬱的天氣加深了離愁的思緒，詩人滿溢的情感透過詩句，無論是離岸的離情、哀傷，或上岸時的壯志在胸，基隆港在不同的姿容間，呈現出海與陸交接的流動意象。

五、「基隆無城，吃飽就走」：地方景觀的形塑與凝聚

在異鄉投入了生命精華的日人，雖然不免吐露孤寂之感，但這裡總還是佔據了自己大半的青春歲月，再怎麼不熟悉，隨著時間日久也該融入在地生活的律動，然而，一個地方意識的凝聚，不可能單靠一人之力即可形塑，必定有相當多的因素來促成，如自然環境、人文風情等，當然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共同記憶，透過一系列「使陌生的變成熟悉的、不習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的生活」⁵⁰的動態運作，在每日的點滴中反覆實踐而來，而回顧過去的歷史脈絡，才能進一步的建構未來，如鈴村讓〈基隆懷古舊製〉長詩，從日本與基隆的歷史交錯談起，回顧過往日人對中土、臺灣，乃至於基隆的脈脈史實，彙錄於下：

基隆府誌作雞籠。社寮為門向北東。籠山濯濯獅球美。一年強半雨濛濛。
歸我版圖將十載。淤泥築岸舊態改。輪船輻輳籠煤煙。連檣林立喧欸乃。
憶昔建武中興期。源基隆者來據茲。膺懲生蕃驅瘴癘。伊吾之北志空馳。
聞說胡元政綱弛。中原逐鹿爭雄雌。閩粵一望食指動。不堪廁中髀肉悲。

⁵⁰ Ben Highmore 著，周群英譯，《分析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臺北：韋伯文化，2009.9），頁 2。

遙拜帝閭奏臣志。一封諫書托人歸。今非兄弟閱牆日。度卷禹迹是此時。
千里無報志益切。歸伏闕下進六師。舟覆壯圖悵已矣。長留港名想雄姿。
大永前後多豪雋。來據基隆候潮汛。蹂躪閩浙屠越南。八幡船名東海震。
元和偃武猶征戍。村山等安⁵¹來割據。千兵驅蕃悉入山。憾無後援遂棄去。
爾後紅毛⁵²據南涯。中甲螺⁵³北西班牙。西牙城築社寮嶼。顏死西敗紅毛誇。
鯨吞鯤身半皮地⁵⁴。四十年跡付煙波⁵⁵。廿年鄭氏存明祚。澎湖失守遂亡家。
二百餘年覺羅政。土匪械鬪亂山河。安南戰塵及此港。封鎖數旬佛艦多。
息壤在彼割讓誓⁵⁶。遮莫螳臂拒改隸。我一征始自基隆。百萬遺民仰聖叡。
閩粵唇亡齒可寒⁵⁷。南洋鎖鑰占形勢。基隆留名五百年。今歸我有思夙緣。
蘭鄭如獺覺羅鷗。歐洲毆叢皇威宣⁵⁸。阜頭一望古今感。潮連閩粵蕃山鮮。⁵⁹

詩一開始先述清廷時期的基隆，府志稱為「雞籠」，以面向東北的社寮島為其門戶。雖山勢壯觀，但一年當經常有過半的時間都在下雨。如今臺灣納入版圖已屆十年，經過政府擘化，基隆已經脫去舊有姿態，港口浚深，輪船往來期間，煤煙籠罩整個口岸，呈現繁榮的樣貌。

接著話鋒一轉，將時空拉回過去的日本，當時建武中興時期，歷數前來征伐基隆者，無不欲化蕃驅瘴，然空有建功立業之心，卻力有未逮。而聽聞元朝朝政廢弛，多方人馬欲入中原一霸天下，尤其是沿海之福建、廣東等地，此時更應有所作為，積極的入侵中國。到了大永時期，「八幡船」稱霸海東、進佔基隆，閩、

⁵¹ 按自註：村山等安，長崎人。

⁵² 按自註：稱和蘭陀人為紅毛人。

⁵³ 按自註：顏思齊據北港稱日本甲螺。

⁵⁴ 按自註：鄭成功之來。鯨人夢其薨也。鯨去安平。一鯤身乃牛皮大地。紅毛築赤嵌城於此。

⁵⁵ 按自註：紅毛在島三十八年。

⁵⁶ 按自註：割讓誓即馬關條約。

⁵⁷ 按自註：府志曰閩粵與臺灣為唇齒。

⁵⁸ 按自註：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鷗也。為湯武毆氏者桀與紂也。

⁵⁹ 鈴村讓，〈基隆懷古舊製〉，同註6，頁183-184。

浙、越南，幾成囊中之物。之後的元和時期，村山等安率領數千人前進基隆，惜因斷絕後援而未能成功佔領。嗣後，臺灣各地則被各國勢力分據，荷蘭、日本、西班牙、明鄭、清國等勢力陸續進佔臺灣。清朝兩百多年來，臺灣社會土匪、械鬥層出，晚清又歷中法戰爭，繼之甲午戰敗，訂立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我軍領台乃從基隆登陸，拒絕改隸的民眾猶如螳臂擋車，多數還是期盼我皇之聖澤。自此，臺灣成為帝國所屬，其形勢南洋之鎖鑰，位於北台之基隆，更是古今戰略要地，如今都歸我有，不禁讓詩人思索過去的淵源。最後，以水獺、鷓鴣為喻，言荷蘭、鄭氏王朝，以及清帝國皆使民無所安適，唯有日本才是臺民所企望。

綜觀全詩，概以日人之眼來論述過往的歷史脈絡，詩裡向我們娓娓道來日臺之間的淵源，從而閱讀者就在文字吟詠間，潛移默化了對統治者的認同，進而才能在此基礎上，在日常生活裡形塑殖民統治的共同記憶。又如山口透的〈雞籠行〉：「海口近立樺伯像，靖臺治績公實先。繁華街衢年以阜，彌望海陸簇煤煙。」⁶⁰，基隆驛前立有總督樺山資紀的雕像，不僅用以表彰其治臺功績，更是提醒在地民眾其對基隆港的經營擘化，如此矗立在車來人往的顯著處，從此融入成地方的一份子，建構地方的集體記憶。

基隆背山面海，擁有現代化的港口與城市，是外地抵臺的第一站，然而港口岸邊即是車站，便利的交通讓基隆無法留住旅客，俗諺道：「基隆無城，吃飽就走」，人們下船後大多隨即搭乘火車直抵更為繁華的臺北，中瀨秀〈基隆港〉：

長鯤唯大海，物貨吐還香。疊石成連壁，漂泥及厚坤。

巨船山泛水，高廈雪橫村。來往人千百，火蛇鐵徹奔。⁶¹

大船靠岸後，馬上由吐著煙的火車接替運輸，反映出基隆位居海陸交通網絡的核

⁶⁰ 山口透，〈雞籠行〉，同註 6，頁 181-182。

⁶¹ 中瀨秀，〈基隆港〉，同註 6，頁 189。

心位置，同時也照現基隆作為中繼站，無法留住過往人潮的事實。因此，創造新的地景，開發屬於基隆的集體記憶，是基隆當局或有心人關注的焦點。如在第二期築港工程完成的前一年（191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有一篇〈基隆繁榮如何〉的讀者投書，針對問題提出了若干建設性的方案，彙錄以見：

基隆隨市區改正及築港工程之進步。面目一新。陸則街衢整然。屋宇之新築者。鱗次櫛比。海則可容五六千噸巨船。然就外形觀之。似為繁昌。而審其內容。則覺有衰退之象。其故則為船車絡時間經濟。兩有關係。其自內地渡臺者。多於船抵岸之後。立赴臺北。不滯留基隆。故現在之基隆。不過為旅客貨物之通過地。如欲圖基隆之繁昌。則需利用天然之秀麗山川創設海水浴場或公園。以吸收旅客。又一面盛興漁業。且使輕便鐵道。速與宜蘭連絡。以為物資之集散地也。⁶²

事實上，在日本實施現代化的進程中，發展觀光休閒活動，是一項重要的表徵，而其中又以親水、親山的休閒活動為主要的推廣項目，譬如在沿海適當處闢建海水浴場，在城市裡設立公園，使民眾能夠使用，進而形構文明開化的現代社會與國民性。而基隆三面環海，是海水浴場的適宜處，廳政府早有設想，明治四十二年（1909）先行構築小屋，提供更衣使用：

海水浴場。以基隆海濱為最適宜之地。然其陸上不但無休憩場。且衣類亦無可脫置。殊形不便。基隆廳曩曾計劃開一海水大浴場。竝開修道路。建築家屋等。後因其規模頗大。不容易舉行。現今已屆季節。轉眼即過時期。實行須待明年。故該廳員先行釀金。築一小屋。約十八坪。以供廳員入浴

⁶² 不著撰人，〈基隆繁榮如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1/6/14。

之需。若一般公衆。欲暫借用。如無甚障礙。亦概允準。決定於一二間著手云。⁶³

幾日後即有臺灣銀行俱樂部一百四十餘人，前來作秋季遠足會。⁶⁴ 海水浴場是當時新穎的場所，不僅是一般民眾的休閒去處，也是文人吟詠的絕佳目標。雖石坂並未收錄基隆海水浴場的相關作品，但筆者於臺灣日日新報則覓得幾首日、臺文人的作品，如大正三年（1914）黃純青應李石鯨之邀來遊基隆，乘舟見有人逐水為戲，得知到了海水浴場，遂感新奇並欲一試，隨即縱身入水，倍感「滌盡俗塵，隨流而去」⁶⁵同行之李石鯨亦詩云：「放浪形骸浴海天，水晶宮裡覓鯨鱸，浮沉自覺身輕在，何用江干備釣船。」⁶⁶臺人對海水浴場覺得新鮮，尚且樂於嘗試，至於日人是否同樣如此？小松吉久有數首書寫大沙灣海水浴場的作品，相較於前面白天熱鬧的場景，詩人則更喜夜晚寧靜的氛圍，如「波心我獨靜觀久，吞吐蒼溟萬里風。」⁶⁷、「黃昏最愛月同浴，波白於銀四面生。」⁶⁸，常獨自於夜半時分漫步沙岸，思索詩句靈感：

一天霽色明於晝，海似磨銅砂似銀。步月尋詩自來去，長汀十里不逢人。⁶⁹

除此之外，附近的社寮島（即今和平島）相較於現代化的海水浴場樣貌，則是傳統原始的漁村，純樸的人文風情，天然的八尺水道，是重要的在地景觀與地標。石坂莊作亦在《基隆港》中作出描述，社寮島上山谷平地錯落相間，村落在蓊鬱

⁶³ 不著撰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9/8/17。

⁶⁴ 不著撰人，〈臺銀遠足〉：「臺灣銀行俱樂部員百四十餘名，訂此五日于基隆海水浴場為秋季遠足會，並有曳網諸餘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1909/9/5。

⁶⁵ 黃純青，〈雞籠紀遊〉，《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4/7/7。

⁶⁶ 李石鯨，〈雞籠紀遊·海水浴〉，《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4/7/3。

⁶⁷ 小松吉久，〈三沙灣二首〉之一，《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24/7/23。

⁶⁸ 小松吉久，〈三沙灣二首〉之二，同前註。

⁶⁹ 小松吉久，〈三沙灣夜半步月〉，同前註。

林間隱然可見，風光可謂雅致⁷⁰。而於基隆當地擔任警務工作的豬口安喜，就有組詩予以吟詠，引出以覘：

〈社寮島竹枝詞〉

遠近燈光幾點初，煙籠岸樹影扶疏。長綸百尺隨流曳，月下扁舟釣墨魚。

之二

淡雲翳日午風徐，正是斷磯潮落初。巖際喧嘩緣底事，三人爭捉一章魚。

之三

漪漣皺處沒弓鞋，姊妹相呼碧水涯。采采石花何厭重，好將此物換金釵。

之四

華門茅屋枕平沙，路傍漁磯一綫斜。媼理釣絲翁補網，曉來忙煞遍家家。⁷¹

月下釣墨魚、午後捉魚、潮間採石花、屋前補網理釣絲，這些都是最實際的魚村生活，豬口選擇竹枝詞俚俗的文字特性，三言兩語間就把人物、動作和場景，鮮活地呈現出來，一幅幅漁村生活畫就在我們眼前浮現。

另外，社寮島與本島間的細窄水道，寬僅八尺，稱之八尺門，是天然的地形，每當潮水湧入，其奔騰壯闊之氣勢，吸引無數觀潮客。豬口詩云：「海面磨銅碧無痕，晚來急潮勢特絕，似有掀天翻地力，萬里騫奔極之北。」⁷²，而島上的蕃字洞遺跡，亦是遊人眼光聚集之處，永井完久〈蕃字洞〉：「蜿蜒十里碧潺顏。蕃字洞連八尺灣。拍岸波濤譁晝夜。微風盡日白晝閑。」⁷³

有別於社寮島，流洩緩慢平靜的漁村氛圍，基隆港西岸的仙洞，則沾染了些許仙境的氣息，如伊藤賢道〈仙洞〉：「巖樹蒼蒼一逕深，仙人洞冷海光侵。凌

⁷⁰ 同註6，頁25。

⁷¹ 豬口安喜，〈社寮島竹枝詞〉，同註6，頁188。

⁷² 豬口安喜，〈八尺門〉，同註6，頁187-188。

⁷³ 永井完久，〈蕃字洞〉，同註6，頁187。

波天女恍如見，潮去潮來送妙音。」⁷⁴；小野真盛〈遊仙洞〉：「昂頭天一丸，面海縱奇觀。山靜胸襟豁，波平眼見寬。浮鷗空泛泛，流水自漫漫。仙跡而今渺，無從學煉丹。」⁷⁵。海水成就侵蝕的天然海蝕洞，相傳呂洞賓曾在此修練，不僅是神聖的宗教場域，更有相當多的傳說故事，歷來騷人墨客，多喜至此參觀。因此，早在清治時期就與前述之杙峰、社寮島、八尺門等合稱基隆八景，至於日治時期，洞前的海面因築港而填埋成陸地，使得交通更為便利，往來已有自動車⁷⁶，在當日觀光旅遊風氣盛行下，仙洞成為遊覽基隆的必至景點之一。

綜合上述，基隆先天的腹地狹小，加上後天交通的因素，商業化的程度不能與臺北相比，然而也因為先天自然環境的優勢，造就了相當多與臺灣其他地方迥異的特色，諸如現代化的海水浴場、港口，或是深具舊日風光的漁村景致，復以日本對基隆城市機能的整治，和在地仕紳對土地的熱忱，讓我們看到當日的基隆，不管外在的地景塑造，或是內在的向心力，都是完整而飽滿的，無一不是為我們彰顯基隆獨有的魅力。

六、結語

日治時期，現代化的腳步片刻不停留的持續向前，基隆也因築港工程而日新月异，綻放出強烈的地方性格。大和子民飄洋過海，基隆是踏上臺灣的第一站，無論居留此地的時間久暫，當秉受基隆獨特的人文氣息。若以基隆的八景為例，

⁷⁴ 伊藤賢道，〈仙洞〉，同註6，頁189。

⁷⁵ 小野真盛，〈遊仙洞〉，同註6，頁187。

⁷⁶ 如樸社張麗俊在昭和五年（1930）就有如此記載：「在午后，又坐自動車往仙洞，經牛稠港，則見此港之山尾被削平而建築永久大倉庫五座，又將此山之土石運填〔填〕仙洞口一帶之海峽，造成平地為建物敷地。」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見昭和五年（1930）九月十七日之記事。（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1），頁268。

從過去有景無詩的清代雞籠八景⁷⁷，到本邑文人許梓桑的〈基隆八景〉詩⁷⁸，以及日人澀谷春濤的〈題自書雞籠八勝圖〉⁷⁹，透過文字來凝聚觀看的焦點，景觀漸漸從大範圍的景致，縮限成單一對象，地點也有所更易⁸⁰，而景觀的內容也從抽象風格性的敘述，加入更多現代性器物的具體描寫⁸¹，陳列如下：

表二			
許梓桑〈基隆八景〉		澀谷春濤〈題自書雞籠八勝圖〉	
雞山 驟雨	羅山屹立冠群峰， 風雨瀟瀟聚幾重， 極目微茫迷鳥道， 高低雲樹匝陰濃。	獅球嶺	獅球嶺聳自成關， 腳底晴分十八灣。 一道火輪排雲幕， 黑烟吹過翠嵐間。
獅嶺 匝雲	指顧獅峰曙色分， 朝朝嶺上匝浮雲， 山容隱約誰能辨， 絕巘高巖盡綺紋。	雙龍瀑	忽驟鞺鞳天外聞， 此聲應識石基分。 一雙飛瀑雙龍出， 白霧散成二堡雲。 自註：此地為石碇雞籠二堡之界。
魴頂 瀑布	雙龍飛瀑落岩中， 入耳泉聲玉韻通， 任爾狂風吹不斷， 銀河遠上瀉天空。	鸞母島	一渾千戶岸頭樓， 鸞母島邊沽舶浮。 半夜逍遙水天靜， 月明十有二峰秋。
鸞魚 凝煙	雌雄鸞魚海西東， 毓秀鍾靈氣象同， 樹色迷茫疑欲雨， 憑欄一望碧煙籠。	大沙灣	劫火迹消波莫痕， 孤墳十字舊淳存。 寒烟一路平沙晚， 秋在英雄埋骨村。
仙洞 聽濤	空留石洞隱先蹤， 髣髴桃源一樣同，	八尺門	八尺門留鬼削工， 內洋更與外洋通。

⁷⁷ 陳培桂，《淡水廳志·封域·形勝·全淡八景》：「雞籠八景：鸞嶼凝烟、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峯聳翠、奎山聚雨、毳嶺匝雲、峯頂觀瀑、仙洞聽潮。」（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13種，宗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41。

⁷⁸ 許梓桑，〈基隆八景〉，分吟雞山驟雨、獅嶺匝雲、魴頂瀑布、鸞魚凝煙、仙洞聽濤、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峰聳翠，收於石坂莊作《基隆港》，同註6，頁190-191。

⁷⁹ 澀谷春濤〈題自書雞籠八勝圖〉，《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03/11/20。

⁸⁰ 如許梓桑的魴頂瀑布，地點在現今的南榮公墓，而澀谷春濤的雙龍瀑，根據其自註則推測應該是在七堵的瑪陵坑附近。

⁸¹ 如在澀谷春濤的詩中，可以看到火車、橋樑等具體的交通建設。

	海國波濤長擾夢， 聲聲入耳聽玲瓏。		春漁秋獵舟往來， 滿艙魚香晚靄中。
社寮 曉日	旭日東昇彩鳳鳴， 雲霞散漫曉風生， 天開曙色艫艫映， 水國清光入畫明。	汕洞 筆者按，應為仙 洞之誤	湖迫奇巖生浪花， 洞門雲濕識龍過。 醉人喧鬧春也暮， 天女祠邊夕照多。
海門 澄清	門開八尺本天成， 萬古長流一色清， 好事晚來霞爛熳， 魚穿雲錦漾分明。	萬人堆	怒浪嚙崖去又回， 奇巖洗出萬人堆。 前頭放眼布帆影， 外過鵬程九禹來。
杙峰 聳翠	萬水星羅繞杙峰， 杙峰不與眾山同， 孤高千仞凌霄漢， 一望蒼茫鎮海東。	吐覓橋	舟渡艱難夢一場， 架橋工就聖明光， 浴餘仙洞涼堪追， 斜照半灣虹影長。

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地方的價值在不同的視野中轉換，在日人為主體的當日社會，基隆的地方意象趨向現實的、可視的層面，回溯前面的討論，更是落實了這樣的結果。

從清領到日治，雖然書寫的主體性已經異位成日人，但基隆的海洋面貌卻也愈加清晰、立體，透過詩人的吟詠，相應於此的各種姿態，持續的向我們展示，如植基於現代交通樞紐的港口，發散而出的城市生活，在在向我們宣示現代化的文明生活，而原本存在的漁村或仙洞等自然景觀，也都是基隆最為根本、鮮明且獨特的地方特徵，融合了新與舊，「『基隆』，從他者言說，到自我言說，『基隆』總向我們開放，詩意地言說自身，在地的面貌逐漸清晰，發展出自己的性格。」⁸²而這個性格的成就者，不為何人，是這個地方所原本所有或顯或隱的特質，一方面由外在的具體建設所形塑，一方面則是從在地住民內發性的建構，若是帝國沒有興築港口的計畫，而栖居於此的日人亦不能融入地方生活，那麼屬於此地的地方精神將無所彰顯，由是，從日人書寫基隆的作品，我們了解到日本人改造基隆

⁸² 同註 31，頁 168。

港的過程，而在上岸離岸間的羈旅心情，則豐富了基隆港的人文情懷，我們更看到他們寓居於期間的生活態度，悠閒或積極、記實或書懷，無一不是日常生活的具現，點點滴滴的反覆實踐，終將匯集成記憶的長河，成為地方的共同歸屬。

最後，本文以石坂莊作所輯錄的日人基隆漢詩（文）為探索對象，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初步的整理出作者身份，以及輯者與作者之間的交遊情況，並就其作品內涵分立主題進行探討，從而得到如此小小的成果，雖稱不上豐碩，但對於在臺日人相關議題的開發上，應該算是略有進，而企圖在他們的作品中搜尋更細微的地方意識，則是本項研究的嘗試，相信將可以更為寬廣的視野來建構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是為本文總結。

附表：石坂莊作《基隆港》、《おらか基隆港》日人漢詩一覽（按照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編號	作者	題名	內容	備註
1	久保天隨	〈入基隆〉	波涵綿雨層之白，山雄雞籠疊疊青。海若天吳懇鄉護，兩年五度入南溟。	出自《おらか基隆港》1932年版。 第二首又收錄於《閩中游草》頁15。並刊於昭和六年（1931）四月十二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四版「詩壇」欄，惟詩題作〈船入基隆〉。
2			行懷品佩一囊詩，此迫歲除歸莫遲。海口繫橈飛雨急，詐晴山色不多時。	
3	小松吉久	〈船到基隆〉	杙峯依舊好風標。揖立還如故友邀。客子星星雙鬢影。一年幾映海門潮。	
4		〈基隆客舍偶占〉	高樓且對浴鷗間，海氣來吹客子顏。天欲暮時秋似水，千櫓影插夕陽山。	
5			穉雨無痕向晚收，市聲喧雜櫓聲柔。潮頭吹玉簾波動，欄角人憑一笛秋。	
6	小野真盛	〈遊仙洞〉	昂頭天一丸。面海縱奇觀。山靜胸襟豁。波平眼見寬。浮鷗空泛泛。流水自漫漫。仙跡而今渺。無從學煉丹。	
7		〈基隆驛前即事〉	驛外羈留笠戶丸，游牛嬉鳥驛頭看。舟人說道歸鄉易，一夜能過玄海灘。	
8	山口透	〈雞籠行〉	雞籠三面山又山。雙角包擁北控灣。今之社寮即雞嶼。威風早見八幡船。當時肉食缺遠略。美哉瓊島委腥羶。石城空餘互市地。祇使積雪入詩篇。千疊岩洞刻蕃字。環珞圍繞蒼蘚連。山麓何邊龍目井。談志珠噴說甘泉。興亡倏忽三百載。天眷有德斥瀛壖。螳螂揮臂漫據險。天兵飛渡向無前。維歲六月哉生明。江山輝映王旆翩。須臾雷雨冥咫尺。雷擊電掃山岳騫。匪賊震恐四潰走。戡殘遏劉恩威宣。爾來大府承前烈。庶績咸熙勞眾賢。築港工事最慘淡。經營幾載費億錢。安瀾防隄且浚濬。築成岸壁比鐵堅。萬噸峩舶橫接陸。百貨車致輶磨舷。如此鉅工東洋少。中外喑喑稱利便。僦舢更上沙灣墓。方尖分明佛字鐫。萬人堆鼻翻銀濤。仙人洞窟想昔仙。形勝要塞嚴為守。崇奉王祀肅致虔。海口近立樺伯像。靖臺治績公實先。繁華街衢年以阜。彌望海陸簇煤煙。今古憑弔了半日。車站夕投臺北旋。	
9	中瀨秀	〈基隆港〉	長鯤唯大海。物貨吐還香。疊石成連壁。淤泥及厚坤。巨船山泛水。高廈雪橫村。來往人千百。火蛇鐵狂奔。	
10	永井完久	〈仙洞雜吟〉	獨立仙洞涯。觸目景不俗。山園海如囊。水清人似玉。漁樵得免飢。江湖亦無辱。日春白米甕。點出千山燭。	

11		〈仙洞漁父 吟〉	家住仙洞岸。門對仙洞灣。朝掉葉舟出。夕掉葉舟還。釣得魚滿笊。夫妻一破顏。	
12		〈仙洞矚目〉	疎星一二三。暮山似薄墨。風收絕片雲。海波境如拭。 輕舟追逐來。漁火簇簇赤。炎炎海似燃。壯觀思赤壁。 魚躍萬萬群。下網多所獲。返棹欲天明。鬻魚不論直。 仙洞人饜魚。蔬菜求難得。排闥又呼魚。隔海曉山碧。	
13		〈蕃字洞〉	蜿蜒十里碧潺顏。蕃字洞連八尺灣。拍岸波濤譁晝夜。微風盡日白晝閑。	
14		〈暴風雨吟〉	暴風驀地來，來從石垣島。豪雨與之俱，狂瀾撼山倒。 萬騎遽脫枚，血戰頻追討。爆彈一齊裂，滿地塗肝腦。 險惡不可當，堅壘不可保，名之低氣壓，唯憂去不早。 風死封姨竄，波眠海若老。刻刻烟霧消，扶桑日出杲。 屋壞住無人，地崩行失道。佇立仙洞濱，蒼波望浩浩。	
15	田讓 山	〈赴任臺灣 船入雞籠有 感〉	星槎萬里浪萃繭，喜見南洲曉日溫。欲使黎元霑聖澤，至誠一貫答君恩。	出自《おら か基隆港》 1932 年版
16	白莊 司芳 之助 基隆 商船	〈贈石坂莊 作君〉竝小引	君為人冲厚，在基隆十六年，業餘致力于文教，設圖書館，起夜學校，獨立經營，自以為樂。其兼濟之志，有足使世之利己者流愧死者矣。君頃日索詩于余，余乃賦七律一首，聊表欽慕之意云。 山自蒼蒼水自明，尤宜此境著先生。沙灣寒月清涵骨，獅嶺春風溫入情。 萬國圖書日開館，一鄉徒弟夜登甕。對牀常喜襟懷淡，談論無嘗到利名。 自註，三沙灣獅球嶺在基隆街外。	
17	伊藤 大器	〈基隆港〉	綠樹色山山作垠，紅欄粉壁列江濱。朝迎異域風流客，夕送他鄉傲放人。 歌鼓撼樓雲起雨，汽煙掩浪揚塵□。繁華景勝殊驚目，此是炎荒第一津。	出自《おら か基隆港》 1932 年版
18	伊藤 貞次 郎	〈題石坂君 落基隆港〉	毘耶北端是基隆。船艦去來海港中。大廈高樓臨水聳。陌頭榕樹淡煙籠。 此地盛況待君顯。王化所被氣象雄。誰知往日灣內景。鯨嶼風烟夢寐通。 湫隘乍變為都邑。築隄造埠真良工。在昔豐公一染指。圖南鵬志今古同。 我未識君聞名久。戰陣奮勇立勳功。圖書館兮公益事。施設非凡欽高風。 義重橋畔義人宅。嘉譽當與港無窮。	
19	伊藤 賢道	〈仙洞〉	巖樹蒼蒼一逕深。仙人洞冷海光侵。凌波天女恍如見。潮去潮來送妙音。	
20		〈基隆築港〉	夷海移山奪化工。港中穩泊幾朦朧。五洲灌輸文明利。不數龍門禹鑿功。	

21	安江 正直	〈雞籠秋感〉	幾載南荒已倦遊，又逢搖落獨登樓。重簾寒動千家雨，積水涼浮萬里秋。歷劫山川揮熱淚，飄蓬官迹尚征愁。西風悵觸歸心切，目斷天邊破浪舟。	
22		〈雞籠題酒樓壁〉	劍氣書香伴浪遊，萍蹤我似不維舟。蘆花風笛懷前夢，細雨蒲帆繪晚秋。自檢衫痕憐酒病，且綠鬢影說閒愁。江湖落拓狂猶昔，墨汁吟成灑小樓。	
23		〈自雞籠抵臺北途上〉	新綠依依憶舊遊，重來我亦役淫眸。亂山帶雨層層出，遠樹籠煙澹澹浮。十里秧田飛白鷺，數家村落過黃牛。此行非為探幽勝，到處無山得小留。	
24	尾崎	〈基隆雜誌〉	築港工成面目新。鸞頭鑿破碧嶙峋。廿年事業真堪喜。開得圖南第一津。	
25	秀真	節錄	港頭日夜來去潮。無限旅愁魂欲銷。為灑人間離別淚。一年多半雨瀟瀟。	
26			海氣濛濛曉未開。天南十月早涼催。料之內地秋先動。昨夜長風送雨來。	
27		〈入基隆〉	解纜秋風赤馬關，安瀾三日夢魂閒。月光西墮天將曉，忽見雞籠一角山。	
28		〈基隆送別〉	港頭送歸客，悵望去來波。不厭南中苦，只厭別離多。	
29			海驛今朝雨，瀟瀟離思催。一帆天外去，佇望且徘徊。	
30	兒玉 源太 郎	〈基隆雜詩〉	細波千頃曳清秋。落日山容水際浮。兩岸漁家歌不斷。月陰唯在釣舟。	
31	神谷 由道	〈基隆港〉	大小海旗檣上翻。通街人馬往來繁。土泥成炭地中富。砂礫化金岩角尊。解纜輪船若山動。連車軌道見龍奔。轉輪朝夕水交陸。卽是南瀛吞吐門。	
32	鈴村 讓	〈基隆懷古舊製〉	基隆府誌作雞籠。社輦為門向北東。籠山濯濯獅球美。一年強半雨濛濛。歸我版圖將十載。渫泥築岸舊態改。輪船輻輳籠煤煙。連檣林立喧欸乃。憶昔建武中興期。源基隆者來據茲。膺懲生蕃驅瘴癘。伊吾之北志空馳。聞說胡元政綱弛。中原逐鹿爭雄雌。閩輿一望食指動。不堪廁中髀肉悲。遙拜帝閭奏臣志。一封諫書托人歸。今非兄弟閱墻日。度卷禹迹是此時。千里無報志益切。歸伏闕下進六師。舟覆壯圖悵已矣。長留港名想雄姿。大永前後多豪儔。來據基隆候潮汛。蹂躪閩浙屠越南。八幡船名東海震。	

			元和偃武猶征戍。村山等安來割據。千兵驅蕃悉入山。憾無後援遂棄去。爾後紅毛據南涯。中甲螺北西班牙。西牙城築社蔡嶼。顏死西敗紅毛誇。鯨吞鯤身半皮地。四十年跡付煙波。廿年鄭氏存明祚。澎湖失守遂亡家。二百餘年覺羅政。土匪械鬪亂山河。安南戰塵及此港。封鎖數旬佛艦多。息壤在彼割讓誓。遮莫螳臂拒改隸。我一征始自基隆。百萬遺民仰聖勸。閩粵唇亡齒可寒。南洋鎖鑰占形勢。基隆留名五百年。今歸我有思夙緣。蘭鄭如獺覺羅鷁。歐淵毆叢皇威宣。阜頭一望古今感。潮連閩粵蕃山鮮。	
33		〈基隆即事〉	逢則相嬉別則悲，人心隨物幾遷移。基隆可改銷魂港，送往迎來皆至茲。天寶遺事云：長安灞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人呼為銷魂橋。	
34	鷹取 田一 郎	〈雞籠竹枝 詞〉六首	之一 艤艤橫岸與樓齊，話到繁華人欲迷。何識舊時舟泊處，只今惟有草萋萋。	
35			之二 斜風細雨未全晴，三月煙花不識鶯。惟有可憐兒女在，曉來嬌舌賣魚行。	
36			之三 由來此地寶藏興，紺碧水湛寒似水。白眼看他金氣少，女郎笑只幾崢嶸。	
37			之四 十里珠簾楊柳風，何人對酒漫誇雄。一樓別有絃歌急，隔水帆檣林立中。	
38			之五 西風吹醉送君歸，楊柳渡頭空夕暉。更上一層樓悵望，天邊惟有白帆飛。	
39			之六 相逢欲語十年思，佇望伊人水一涯。聞說船來前岬在，恨多曉霧未開時。	
40	猪口 安喜	〈八尺門〉	八尺門八尺門。海面磨銅碧無痕。晚來急潮勢特絕。似有掀天翻地力。萬里驀奔極之北。君不聽巖頭高挂三色織。彼亦一時耐尋思。覽古觀湖詩人至。	
41		〈雞籠近郊 所見〉	柳梢遙認兩三帆，獨木橋頭夕日銜。少女如花斜坐石，水清淺處浣春衫。	
42			且聽黃鸝杖暫停，何來嵐氣染衣青。榕陰滿地天將午，一縷煙颺惜字亭。	
43		〈社蔡島竹 枝詞〉	之一 遠近燈光幾點初，煙籠岸樹影扶疏。長綸百尺隨流曳，月下扁舟釣墨魚。	
44			之二 淡雲翳日午風徐，正是斷磯潮落初。巖際喧嘩緣底事，三人爭捉一章魚。	
45			之三 漪漣皺處沒弓鞋，姊妹相呼碧水涯。采采石花何厭重，好將此物換金釵。	

46			之四 華門茅屋枕平沙，路傍漁磯一綫斜。媼理釣絲翁補網，曉來忙煞遍家家。	
47	永井 完久	〈觀瀾亭記〉	自臺灣鐵道縱貫。南北雖遙。可以朝發而夕至。自基隆內港浚渫既成。岸壁告竣。而朦朧巨艦。可以繁之而安全。水陸舟車。從此連絡。基隆港固不失為全島樞要之地。而仙洞鼻者。左為港之咽喉也。頃築亭於岩上。適後藤棲霞公來視築港。登亭少憩。顧而樂之。遂命名曰觀瀾亭。殆亦取仲尼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意乎。當其天無雲翳。風和日煦。蒼波千里。浩蕩無際。汽船之去來。漁舟之出沒。皆收於一覽之下。不異展一幅畫圖。令人為之快矣。若夫密雲不開。猛雨烈風。習習不歇。風濤嶮惡。萬雷怒轟。崖崩山震。舟楫不利。壯則壯矣。而觀者莫不膽為之懾。神為之沮。其危機則又不可測也。噫同一瀾也。而陰晴各異其觀。人世之波瀾。不亦猶是乎。忽而盛。忽而衰。一起一伏。變幻靡定。要在靜觀者能自悟之。悟而知所以處之耳。然則此一觀也。不綦大矣哉。是為記。	漢文作品。

參考文獻

1、專書

石坂莊作，《基隆港》，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1917.10）第三版。

石坂莊作《おらか基隆港》，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昭和七年（1932.3）。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校訂，《臺灣史料綱文》下卷（東京：成文堂，1989.3）。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二）（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11）。

池志激，《全臺遊記》，收入《台灣遊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89 種，臺灣銀行，1960）。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1）。

陳青松，《日治時期臺灣社教文化的先驅——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06.5）。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 15 種，宗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12），頁 150，153—156。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1914），頁 31—32。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8.5 印刷、8.8 發行）。

Highmore 著，周群英譯，《分析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臺北：韋伯文化，2009.9）。

2、論文

(1)期刊論文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3（2004.9）。

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2（2008.12）。

陳翼漢，〈歷史與文化資產之於「過去」〉，《博物館學季刊》18（2004.4）。

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2009.6）。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2000.8）。

(2)碩博士論文

吳子政，《日治時期臺灣倉儲與米出口運輸體系之探討》（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7）。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1.7）。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7）。

(3)研討會論文

江寶釵，〈處女守閨的原始時代？論日人漢文書寫所反映的花東印象（1895-1945）〉，《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2）。

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文

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成果發表會》（臺中：中興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09.10.20）。

黃美娥〈帝國漢文的跨界移動與交錯——日人佐倉孫三的「同文」想像與實踐〉，《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臺中：東

海大學中文系，2009.12.19-20）

黃美娥〈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

研討會》（新竹：臺灣清華大學，2006.10.26-28）。

廖振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旅居書寫〉，《東亞移動敘事——帝國・女性・族群國際研討會》（臺中：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2008.11.8—9）。

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9.12.19-20）。

3、報紙文章

小松吉久，〈三沙灣二首〉之一，《臺灣日日新報》，1924.7.23，第6版。

不著撰人，〈海水浴場〉（按，本篇無題，此乃以筆者所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8.17，第5版。

不著撰人，〈基隆繁榮如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6.14，第2版。

不著撰人，〈臺銀遠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9.5，第7版。

安江正直，〈雞籠秋感〉，《臺灣日日新報》，1898.10.30，第1版。

李石鯨，〈雞籠紀遊・海水浴〉，《臺灣日日新報》，1914.7.3，第4版。

黃純青，〈雞籠紀遊〉，《臺灣日日新報》，1914.7.7，第6版。

澀谷春濤，〈題自書雞籠八勝圖〉，《臺灣日日新報》，1903.11.20，第1版。

